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襲封孝感門十八道

襲封

佯狂讓弟判二道　　嗣足不良判三道

子姪承襲判一道　　當襲偽逃判一道

用父蔭判一道　　請封爵贖罪判一道

孝感

澤中得菫判二道　夢得雜粟判三道

赤烏巢門判一道　投棧獲弟判二道

姨疾得藥判一道

襲封

佯狂讓弟判

陳乙襲爵遂佯狂以讓弟甲嗣爵後方入仕隣人告甲非嫡子不合襲

對　房自厚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崇開國之典以致承家之事陳乙志符前彦愛結友于雖佯狂之或違亦志義之可尚循令問而克嗣固不當仁依德言而靡渝理應承嫡況乃操刀使割能則無傷執射從畋貫乃斯獲仕進所取孝弟歸先苟以讓而入官能濟人而輔國以之立長可不謂賢隣告失宜竊以為得

同前　　　　廉方俊

封襲大典存乎嫡嗣公侯榮冑貽厥後昆陳乙以代先

崇班天賜重爵嗣業相繼家聲遠傳不好榮身克遵於謙讓欲求封弟乃致於佯狂祖業斯廣友于多稱法雖有乖恒典事則不爽人情昔玄成見承非妨入仕今陳甲為艱難可寘刑

嗣足不良判

丙食一縣嗣子足不良請立其弟禮司不許云古有其道

對

大夫稱家榮高食采冢子當室業茂本枝盈大足徵期克昌於魏國六三能履或取笑於齊堂弱足者居奉身而退據康叔之命以崇次及察韓黙之衷雅符高讓則先茅舊土今也載傳孫竹遺風此焉無替法聽棄疾禮貴象賢立弟捨兄理復何惑

同前　　張洌

藉慶食邑象賢繼踵承家之道將不媿於前脩疇嗣之宜庶逕符於古義眷言長嫡疾乃天然既類郤克之刑

一作形將同孟縶之廢且仲子立衍循魯禮而知歸常家封成鏡班書而有序贍惟乙情未爽通規在律雖違行權則可請停司禁無拒乙辭

同前　　席豫

錫爵啓土將以疇庸開國承家寄于令嗣乙受封一邑忝榮五等高門不昌厥子嬰疾昔郤克爲使取笑齊人孟縶不侯稱於魯史況主喪祭之禮如有朝覲之儀繼代非輕擇賢而立有符故事無爽通途

子姪承襲判

武功中將軍沛公王伯宜身死無子孫其妻陳氏遂養伯宜再從姪承襲事

對

辨方經野天子之疇庸開國承家諸侯之立社盟河誓嶽藩屏之任攸歸鏤鼎銘鍾公侯之業爲大門驅駟馬路擁旛（一作幡）旗謀孫寄於衆（疑作象）賢嗣子希於必復伯宜太微參代登上將之榮階黄土白茅踐通侯之貴族

千二百石與群后而俱朝二十八星共功臣而並列當陽侯之文武空勒高碑孟嘗君之池臺終同下湙數奇興歎殊李廣之無封天道何言傷鄧攸之不嗣陳氏鸞傷玉鏡鶴怨瑤徽分劍匣之沉浮異椅梧之生死崩城一慟非無杞婦之哀染竹千行自有湘妃之泣對霜閨而惆悵徒念平生撫猶子而傷心空思繼絶立嫡違法自有全科無後國除宜從甲令

當襲偽嗜判

甲從軍戰亡嗣子當襲僞喑讓人告訴病

對　　　　　　　　楊伯曦（總目作湯）

天子建國酌疇庸之典諸侯立家重延賞之業甲位居戎旅道在干城覩三邉之羽書獻七縱之竒計閫外之事旣受命於爪時軍中之法幾申虢於葱嶺雖王師有征而胡兵尚寇甲第之歡未展庚日之悲巳及逝者何追空怨盧龍之塞嗣子克荷爰受白茅之封眷彼鴈行同夫鳥啄帝賫之子固是齊芳劉憲之兄宜其等列棣

華有訓桃李無言不慙孤竹之風願守延陵之節前史嘉其德讓今人胡乃告論即議霜科寧符日用

用父蔭判

得乙請用父蔭所司以贈官降正官蔭一等乙云父死王事合與正官同

對 白居易

官分正贈蔭列品階既集作如酬死繼之勲則厚賞延之寵令追思乙父勵乃臣節捐軀致命尚克底一作定立爾

功繼代勸能豈忘勤恤我後椒聊既稱有實桃李未可
無陰忠且忘身優宜及嗣如或病捐館舍贈官當合降
階今則死衛國家叙蔭所宜同正庶旌義烈用叶條章

請封爵贖罪判

得丁氏有邑號犯罪當贖請同封爵之例所司不許辭
云邑號不因夫子而致

對

邑號旌賢國章議貴如或不能自庇則將焉用其封丁

氏恩降閨門罪濯邦憲寵匪他致既因表以勳賢咎雖自貽亦可免於刑戮若不從其寛典則何貴於虚封漢恤緹縈猶聞贖父齊分石窌豈不庇身宜聽輯矣之辭難奪贖兮之請

孝感門

澤中得堇判

王祖母饑病立冬劉公孫因澤中取土得堇粟遺之後有火過於西隣隣告云妖有司科之使司奏請旌異

對　　馮待徵

至誠感神天道應善雖欲蔽德其如予何王祖母病既日臻甘脆蓋闕劉公孫孝惟天性壄鑿多勤坐北堂而採（一作掐）魂仰南陔而結思是賴天靈其鑒地輸其珍緑堇欺霜而沓榮紅粟無稼而呈粒此一奇也又何如（一作賀）焉況丹蝬飛空以災麋笠之室玄應必感不昧劉殷之家隣者奚愚以厚誣而害物有司何酷載重詰而傷仁明哉使乎清識遠矣舉直錯枉揚于王庭蒙雖不才

請從斯矣

同前

玄象凝邈羣品必具流潛昭著衆感無隱懿哉公孫躬履節養悼彼祖母欻纏饑疾心乎謂何天亦明視驗粟有殊於籬下泣堇終同乎澤中可謂嗣德劉殷追縱李密激芳塵於西蜀藹嘉聲於東晉霜竹擢笋自可包羞冰魚振鱗頗亦慙德第如蔡順伏柩劉昆叩頭驚風由其蓄緒洪焱為之卷燄精誠所致緗素備列嗟乎至孝

狐其善隣所司科妖將涉厚誣之酷明使旌異深符清德之美

夢得離粟判

索和誠一作戚下同家貧至孝夢西籬下有粟掘得十五鍾鄉人以告非營求所得請納官

對　　員峴

穹壤之福允及君子純嘏之徵良歸盛德索和誠孝揔心極義切天經其行則晉代荀何其道則孔門曾閔獲

西離之粟遂使一作貽俗士之譏採南陔之蘭應招獄官之訟愚謂不可一作如此況夫賢哉

同前　楊守納

索和至孝居家貧窶因心則烏鳥翔翶奬服則懸鵜碎羽立錐無地門挂陳平之席至誠動天庭列孟宗之筍五芝繁茂氣雜仙露四壁森羅隙流顏日遂得玄穹降祉紅粟呈祥不資南畝之勤自有西籬之錫諒貞符所降非純孝之精欲以表斯孰能若此鄉人庸謬妄相詆

許不違劉殷之徳須遵呂侯之典

同前

索和中和產德純孝為人親之所安類曾參之至性生無所養同子路之嗟貧定省切南陔之心殷憂有北門之興精誠所至動於鬼神吉夣有徵啓兹靈貺遂使鍾盈積粟自能貯於西籬庾得如坻無假事於南畆動天地而降福集人靈之休慶美劉殷之孝行再覩於兹伊索氏之鄉一作化人一何狂簡天之所賜不合納官告者

誕一作游詞固宜反坐

赤烏巢門判

乙丧親之後家有赤烏巢門白兎遊墓人告不報官司

對

仁者曾與孝哉閔子感彼天道通乎神明乙以顔色為難温凊是切顧罔極而何報當永錫以攸居致愛敬之歡盡哀戚之性宣父為政足可連芳穎叔稱純行堪施及志義冲潔精神洞昭故得赤烏巢門白兎遊墓霞明

丹翼葩日彩以揚光霜映素毛皓月華而皎質匪徒衒美寧用報官人也無良許之非直乙兮惟孝善則可嘉宜表陳遺之感用旌吳順之行

投戕獲弟判

河內縣荀君林乘氷省舅氷陷而逝兄倫求屍不獲遂作戕與河伯經宿氷開獲君林執戕出鄉人告稱妖惑

對

覃懷舊壤野王遺跡元凱造舟於後忽生食邑於前自

晉啓山陽鄭錫河沃精靈有作人物代興相彼君林實為茂族感如存之念恭自出之心憑河履氷自貽陷溺終墜而死當宗若何類無忌之永休比元陽之相負況鴒原稱詠本在急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嫂溺禮通於援手季沒義切於救戕孝悌之心聰明正直靈鑒在斯信宿之間克偹喪禮誠有應於今日事無隅於古人告以為妖未符道識誣人之罪法有恒規請據愆尤以定刑典

同前

風化所行德義爲本煥彼經籍形諸典謨君林行著循良道存埸舅比韓君之不別若劉生之酷似秦渭之際寧止康公贈璜晉河之陰非無子犯投璧故使薄冰必履微軀不恡乘遊水而長往泳龍宮而久辭兄倫志切鴒原情敦鴈序散彼棣一作花萼恨盈東注之流一作川投于㦻㒒泣下西門之恨疑惟德降美至誠感神芳聲列於緗帙雅譽標於今古執㦻而出自可矜於至仁鄉人

告妖恐或紊於常典

嫂疾得藥判

顏甲養寡嫂疾求藥無出有童子授之化鳥而去隣告妖異甲不伏

對

天鑒昭著神心正直茍精誠而聿敷何既施而靡應顏甲族承先哲行不違仁寧見倨於下機毋防嫌於通問榮擢棣蕚痛違愛於仁兄諷起伯梁遂虔心於寡嫂衣

冠肅敬方禮國而躬勤衾枕嬰纒忽孀閨而寢疾四時有厲始見攻裹五藥無資爰將瞑眩至誠攸感異兆旋臻豈童子之何知有神人之叶契香囊遽委俄瞻見於靈虵歛衽方廻宛遷形於翥鳥聯翩彩翮疑徵入夢之祥坱圠玄功即降痊痾之慶勿藥有喜道則雖殊無言不酬一作讐義終可尚鄉黨稱孝固是當仁隣伍生誣何誠蔽善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八至四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孝感門十七道

墳樹有甘露判四道　紫芝白兎判一道

紫芝白兎由刺史善政判二道

男取江水溺死判四道　孝女抱父屍出判一道

不除婦喪判一道　居喪年老判一道

賣宅奉葬判一道　士用大夫禮葬父判一道

不用父言殉葬判一道

墳樹有甘露判

楚州申殷賢喪親負土成墳甘露降樹芝草生廬青鸞

鎮集白鶴一作鸖翱翔縣令張德以為孝感刺史欲旌通用

表鄉人梁静告國家祥瑞

對

殷賢所親云喪罔極纏哀集荒藝以崩心攀寒松而泣

血既流悲而遠墓遂結欷以成墳所以白鶴青鸞靈芝

甘露翔集墳塋之際降生廬樹之間善應類彰禎符洊至所感雖因孝致論孝亦感皇風旌以門閭實將無媿告以祥瑞良亦有疑

對

楚州淮海北距江水南濱挹桐栢之遥源酌柴桑之遠派人沐無為之化家覃孝里之風殷賢志切茹荼誠深負土故得靈芝三秀如馬如龍甘露載垂為珠為玉鳴琴邑宰先以檢尋集竹州司欲加旌表但飡和飲德日

用猶迷舞鶴翔鸞天心有屬瑞允彰於周德孝因感於殷賢梁靜雖陳還宜準此

同前

殷賢名編澤國業預封人荷聖皇東户之期感孝子南陔之詠仰攀風樹俯蹈寒泉同王裒之手藝松栢比平原之躬修墳墓哀哀之性切切逾悲孝徹幽明祥聞動息故得春芝列秀曉露凝甘青鸞迴入鏡之容素鶴舉聞琴之翼縣宲檢尋非謬州端勘亦不虛靜是鄉人親

來投告以為盛瑞咸屬國家但以子輿之冠前謫烏集休徵之屋一作室復見魚游則殊貺之來誠關於至化而楚州申狀亦符於孝感事緣奬勸理合申明眷彼門閭固須旌表

同前　劉憲

殷賢名編荆楚行達神明實稟先賢之風遍閭至孝之感甘露降其樹還同淚栢之林芝草生其廬即在寢苫之室雖禎祥驟委諒神理無欺而謗議是興為鄉人所

惡且求諸故事抑有前聞率土莫非王臣含靈皆用天道通論則歸於有國析理則存乎其人以匹夫之感皆為王者之瑞則皇天所相何彰孝德之深梁靜須正刑書刺史不煩疑惑

紫芝白兎判

懐州申衛士楊建德被差鎮勑到之後母亡遂廬墓側哀毁乃有紫芝生白兎來馴州司請加旌表廉察以為避鎮科罪

對

橫戈出塞雖五校之嚴䂓主奠臨喪亦十倫之重制建德身參戎旅名列材官負羽胄韃將馳遑戍枯魚銜索旋廹私庭瞻大樹於轅門痛風枝之不靜聽嘶驂於戎幕感隙駟之難留燕雀之心已經於罔極熊羆之效未遑於載馳詳甲乙之科無虧典禁推忠孝之道何爽公私既而匍匐墳埏充窮隴隧霜露之思義貫天經精感之徵遂彰靈應白兎呈旣背三窟而來馴紫芝符祥對

九莖而擢秀州司請加褒異錫類之儀載光使局作此科繩昧禮之情何甚聖朝孝理史官自合發揮楊建至誠門閭固宜旌表

紫芝白兎由刺史善政判

岳州人王懐俊幼喪二親廬于墓側負土成墳至孝潛通屢呈祥瑞其地内生芝草兼白兎刺史元利濟仁明訓俗善績著聞廉使以為由刺史録奏懐俊不伏

對　　高思元

天經地義聖人不加通幽洞冥神心必應懷俊幼傾怙恃早標孝德無窮之思已結於楹書孺子之感更纏於匣扇既而日月有時爰從筮宅墳塋是託俄見茸廬馬鬣新封牛岡載闢有同文讓栢逕栖烏還類許孜嵩埏集鴈故得皎皎仙鬼孕質而呈祥藹藹靈芝抽莖而表瑞豈以劉家之堇止出於生前王氏之魚不彰於死後此由聖皇御寓恩覃錫類神靈滋液品物昭蘇純仁蹈於二儀禎符效於萬象假使六條闡化千里宣風倖郭

賀之深仁婉劉寛之善績何禎祥之所及豈徵應之所臻康察推功妄塵旒扆懐俊不伏徒勞漫訟莫大之孝何以自安

同前

孝通神明誠感天地烏馴兎擾聲高曩傳芝秀堇榮事謁前史嘗聞其語豈獨古人王懐俊性實由衷行非外奬風樹不静遽軫攀栢之哀陟屺無望終纏負土之感豈惟弔賓鸞鶴故已祥霄集鷹遂使金英孕彩奪神葉

於芝田玉毳含暉接仙毫於麗魄斯固仁聖有道至德潛通兆庶沐化以自效動植乘休而相感非借瑞於閭里不乞靈於郡縣而利濟仁明不問喬卿之德察一作刺使風績未見王褒之頌掠美竊譽在濟雖是有心假應移禎於使無宜妄察昔聞讓善今見爭功貪天之誠頗同於往責無伐之願亦隳於前事但論孝則義歸光國於師則不許讓仁與其抑俊而揚濟未若捨貴而褒下任雖通廣孝實因心許與一介之人豈累六條之政既

繼録奏湏更申聞勸奬之規竊將合序

男取江水溺死判

顧乙從母所好令男十五里取江水溺死不為之服

對

孝乃因心禮從適變惟彼顧乙德合天地甘旨必在於無違彖顔克遵於不匱瞻言愛子取汲長江庶南陔之不虧豈東流而永逝掌玉玆碎庭蘭坐欹顧斯惟疾之憂恐阻長筵之樂既不彰於楶服誠有切於斑衣雖失

禮入刑合寘彝典而割情循養庶可權宜既竭姜詩之
孝無寘蕭何之律

同前

顧乙行繼人志譽美天經嘗申不匱之誠毋竭服勤之
養毋以不甘井汲好味江流爰將植杖之男當其抱甕
之役異曹娥之父無復還屍均屈原之妻空餘往恨緬
瞻前誥既有同於姜詩詳彼舊章亦何殊於庾季雖云
不服欲寘何辜

同前

立身之道忠孝為先訓俗之規喪紀攸重所以王祥王覽閔損曾參曉於九族傳諸萬古顧乙芳揚美前業嗣良弓抱至孝之清猷得隨時之大義母之所好志必無違嘉旨精誠乃臻異物長江汎濫取汲何功孝情至切於求魚喪制冥遵於舐犢欲遵寧戚恐阻承顏所以俛俛于懷幽哀密念憶將雛之曲不忍聽琴對驅蚊之宵更勤扇枕眷彼純至足以揚名逝者如斯男何不弔三

殤之服誠合切於哀情五禮之文貴取順於顏色既循姜詩之孝難科漢尉之刑

同前

顧乙依仁植性履孝因心生我之義方深倚廬之思何極切一作扇枕温席造次無違候旨承顏欽從所好屠鷄留膳不為執友之賢求鯉探泉無入隣家之饌順慈親之旨忘愛子之勞屬以廻浦生風長江起浪因兹汲引遂見沉淪乙類姜詩無復美璋之念男同精衛空揺一作

存衙石之悲不服以殤初疑越禮茍全於孝取叶隨時既有符於古風恐難寘於令典

孝女抱父屍出判

錢塘人孫戳少以迎濤為事因八月迎濤（一作潮）乘船衝濤船覆至死戳女媚容巡江哭以瓜設祭因而自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為純孝欲立碑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日（一作月）

對

海水有期三秋必壯江濤可望八月須迎孫戩既曰篙工是稱舟子自言習水不慮驚風豈知白馬俄奔空邀伍相青鳧坐覆忽識馮夷應同罔象之神頗異呂梁之子媚容悲纒枕草志切投戕忽以祠瓜何殊薦艾疑作芟銜心似石寧怕海童泣淚如珠即追泉客初均洛媛持弱態以陵波竟學曹娥抱沉骸而出浪論情足為純孝撫事不媿褒揚未題黄絹之詞先竄玄縲之罪州司滯獄法恐不然縣請立碑理應為當

不除姊喪判

得丙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寡兄弟不忍除也

對

喪雖寧戚禮且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跂及而俯就丙愛深血屬禮過時制興鮮兄之嘆情既鍾於孔懷及居姊之喪服將除而不忍雖志崇敦睦而事越典彝況儀貴適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奚以為尚在禮而

或踰過猶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執季路之辭

居喪年老判

得丙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丙云哀情所鍾

對

孝乃行先則當銜恤子為親後安可危身丙喪則未終老其將至懷荼蓼之慕誠合盡哀追桑榆之光豈宜致毀所以爰從肉食佳服麻縗況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君子忍之苟滅性而不勝則傷生而非

孝因親立節庶畢三年之喪順變從宜無及一朝之患既虧念始當愧或非

責宅奉葬判

得丁喪親賣宅以奉葬或責其無廟云貧無以為禮

對

慎終之道必信必誠死葬之儀有豐有省諒欲厚於卜宅亦難輕於盧居丁旲天降凶遠日叶吉思葬具之豐備欲俯九泉顧家庭之屢空將鬻三畝愛雖深於喪死

義且涉於傷生念顏氏之貧豈宜厚葬覽子游之問因
合稱家禮所貴於從宜孝不在乎益侈合仲破産之禁
以避無廟之嫌

士用大夫禮葬父判

得丁為士葬其父用大夫或責其僭辭云從死者

對

禮惟辨貴孝不貶親是謂奉先孰云僭上丁處加一命
憂及三年凶降昊天且結茹荼之痛吉從遠日方追食

采之榮既貴賤之殊宜亦父子之異道同魯元易簀正位於大夫殊晏嬰遣車見非於君子未爽慎終之義允符從死之文辭則有徵責之非當

不用父言殉葬判 一作嬖妾為殉判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對

觀行慰心則禀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

沒齒歸亂命于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為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為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況孝在慎終有同魏顆治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八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畋獵門十七道

畋獵三品判一道　　覆車置罘判一道

金吾不辨夜判一道　　不饁獸於郊判一道

澤虞傷田苗判一道　　招虞人以弓不進判一道

中郎率家僮出畋判一道

仲夏百姓弋獵判一道　　出畋毁耕者之瓶判一道

用毒矢而射判一道　　金吾不供畋矢判一道

搏獸判一道　　捕獸判一道

捕鳥鼠獲豹判一道　　採捕判一道

觀魚判一道　　取魚判一道

畋獵三品判

丙畋獵三品自稱有功所統斷為强暴天物且違時禁

丙詣三司訴持法不中

對

大易立象以畋以漁明君順人有典有則用能遵彼蒐狩奉于烝嘗丙何人斯衹若王命弧矢之利未聞貫於兩笠籩豆之宜遽見論於三品斷棄天物幾於深文張皇已功何追自汰且因貳而濟刑可小懲欲一以窮禮一作云奚獲徒爲薄訴豈不多慙

傳

罻車置罘判

京兆申鄠杜閻有罻車置罘縣悉焚之百姓訴財失業府責縣以貧人獘政縣訴云此並犯禁之具若不毀除

是內人於陷阱也

對

惟聖開物以仁興化不麛不卵罩率土而知方以畋以漁在王畿而愈（一作逾）禁所以中綸式降野揭恒書雖鷹隼之已飛猶罻羅之不入（一作入澤）且政惟通變豈傷財以害人作為網罟蓋備物而致用況今庶類蕃殖蒐田有時祝遵殷后之辭俗卜文王之囿必也專司北牡晉臣有誡於虞箴如或不施林逵蜀土何妨於釀具俱焚見

及罝罘若在於崑罔弊政攸加縣法誠傷於鄠杜伊府之責允得其中

金吾不辨夜判

金吾不辨夜草止者不慎左巡使舉劾訴云五月教芟舍自有所由不伏

對

國有振旅畋且順時將利武人之貞是明司馬之法惟彼芟舍掌夜於軍器械儼陳防困獸於奔北名號明立

與衆人為司南指事既取於隨時應命亦同於影響金吾不辨舉劾謂何自為警夜之司寧分驅獸之命周亞夫營細栁制敵宜遵李將軍過灞亭宵行何禁左廵使糾非其罪覵以抵尤草止者職司無他孰為不慎請從夏卿之教無舉秋官之典

不犠獸於郊判

得大畋所司不犠獸於郊御史詰之甲云將須禽也

對

設彼大畋陳其盛禮車徒畢備鐃鼓皆作三發三刺無差於進退大獸小獸爰及於公私既而獲耳之校未施馳逆之儀方罷所司從職舊典攸著何饁祭之云廢乃頒禽而是先宗伯守官實虧於古制主吏罔罪雅符於通識以茲見詰理合無辭

澤虞傷田苗判

乙為虞所司夏苗乙萊田表地或告有闕訴稱恐傷夏苗仰正斷

對

乙為澤虞掌於原獸司其牝牡職在畋漁迹有司之夏苗而猶秉於周禮至於萊田表地事屬農休驅豕迎猫恐為稼害何得迷夏令之事行冬狩之儀翻罪守官之人奚勸在公之吏或者有告訟則未孚虞人所陳辭皆可據請從審允寧使厚誣

招虞人以弓不進判

甲畋于郊招虞人以弓不進法司劾辭以守官

對

林麓藪澤以畋以漁農牧衡虞是糾是禁禮無變俗政在守官甲獨于何不滅厥訓雖弦弧或進足以表微而皮冠不懸無聞受一作爰令法司順護成德舉以為非君子正直待人𨕖之無怒可否之理居然易知

中郎率家僮出畋判

中郎高年率家僮出畋晩歸滋水長因醉使酒呵止云違勑出畋年云今既斷酒豈宜帶酒忽競詣金吾

對

高年早承亭育夙效款誠背牛加之絶壤奉鷹揚之峻秩屬以葉下黄山草排丹浦歷非熊之舊徑徇逐兎之荒遊既而獲已多乎言指霸陵之路日云暮矣果逢廷一作尉之呵類寛饒之發狂焉知去路同季布之飲酒一作醉豈辨尊卑既蚌鷸而相持乃齊楚之俱失則獵雖有禁文不繫於蕃官酒乃停沽限未拘於自飲若其因酒入罪豈非釀具招刑以獵為違則是獻豜獲戾彼此俱無

本罪論告皆失正途既詣金吾之司須寘正條之典但告雖不當狀匪搆虛不可從勑反科宜以不應寘罪待知官蔭方定刑名

仲夏百姓弋獵判

得鄭州刺史廉範以仲夏月令百姓弋獵觀察使糾其違令云為苗害

對

網罟之設有自來矣犄角之用其可廢乎茍利人阜俗

亦遠令何咎廉範榮叅建隼職列褰帷將布政以頒條故遠經而合道當仲夏之月畋以為苗居専城之尊德惟除害不麛不卵合取則於禮經以畋以漁盍覩承於易象且獸之暴物人何以堪俾肅肅兎罝不忘於詩義芒芒禹跡克疆我甫田雖黎庶勞四體之勤而畎畝取十千之歲則原田膴膴不逢走險之遊稼穡芃芃豈雜食苹之地刺史為政諒在隨時觀察所繩奚將勸善寘之于理恐未通途

出畋毀耕者之瓶判

丁畋于渭表毀耕者之瓶詬丁及父為厲一作詈非事

對

眷彼獵徒情多禽獸之獲語茲農者心惟稼穡之勤鳴鏑彎弧適騁麗龜之妙晨耕夕耒殊異非熊之師坐毀重丘之瓶行取閉門之詬苟敗其器宜徵陪償之資言詈彼尊有虧者耋之敬野人不敵於義何誅

用毒矢而射判

乙用毒矢而射迹人禁之云貴其必獲

對

大獸小獸各有攸處敦弓潔矢隨利而行爰俾迹人職斯厲禁用捨必由其令左右無乃失宜苟封毒而重傷雖省括而何狩況今物遂蕃茂政和鍾律四靈雜襲百瑞同休彼何人斯虧我王化禁之可也多詐奚為

金吾不供畋矢判

金吾申不供畋矢冬狩有闕

對

制國之用一作義必歲之杪量大小而用地審豐耗以視年鳩化為鷹見草木之揺落豺既祭獸設罻羅而以漁然後順時出遊因隙校獵俾虞人以入澤閱車徒而展事昆蟲未蟄無以火田麛卵不傷動必討叛金吾申上田矢不供職司其憂冬狩慮闕然寛則得衆敏則有功合供雖則不供恐闕固應未闕若官曹立限送者違程於理難容請從嚴斷

搏獸判

山有徒搏殺獸者請賞州之所不與使科州違式不伏

對

賦受不同勇怯殊迹瞻彼徒搏罕能為之眷乎傷一作攝生吾所不與何者啓足貽訓嘗不愛於遺軀履尾有言翻見矜於扼猛撫事雖殊愛已除横誠則利人州司執文切同膠柱使科違式所謂合宜

捕獸判

設穽獲取獸而誤陷人按罪不伏

對

山有猛獸林木不伐擇肉而食已假喻於秦君在物為患實有同於周處所以寘氏張弧設其穽獲蕻疑蹊在足李陵無憂於垂餌檻穽揺尾張蹄絕言於搏翼人之誤陷罪亦何加且啓塞從時古今明準若鷹隼未擊設者誠則䍐罦如鴻鴈已飛陷人豈可有訟兩端斯按一言可蔽

捕烏鼠獲豹判

甲捕烏鼠獲豹以為有異送官求賞所由科罪

對

網罟結繩見彼取禽之道雄雌共穴聞於導渭之山甲雅志平生盤於是習利有攸往每懷馳騁之娛適我願兮仍持㨾捕之術既尋巒而討谷遂乘幽而歷險罻羅未亘傍掩西嶺之巖霧雨潛栖并獲南山之獸然體君子之變雖符豕象入虞人之覊蓋無奇異瞻言賞典或

恐難從乃眷刑科寧宜濫罰

採捕判

甲採捕為業斷溪路之木不殊夜行者過乃推蹶科故為罪訴云暗中不審

對

為利殊途生人各業或豺已祭獸罻羅方設或獺未祭魚津梁仍禁惟甲情閑採捕志樂畋遊即鹿于林涉崎崛之險道將禽伐木横結屈之荒途所以盡巢穴之夘

毛窮棲宿之飛走竟歳趨末彌年棄本相彼夜行不違宵處河傾左界捫暗樹以求溪月映前峯度幽溪而失路倚行柖譴推蹶貽災斷之者雖則不殊觸之者有同非意不利攸往是妨行邁欲罪故為良難與奪覽簿言之詐援一作採不審之詞法貴在寛庶從非濫

觀魚判

同州刺史矢漁而觀之御史糾彈辭曰農隙以講事仰處分

對

爰整車徒用陳蒐狩辨其貴賤習以威儀將七德而聿脩在三時而無害眷言刺史殊昧禮經在施政以庇人無聞去獸苟徇情而畧地空見觀漁且魯隱如棠僖伯稱諫有窮遊洛虞人獻箴從皂隸之賤司誠當失位輕公侯之重任實曰曠官理合緘言宣宜文過請從繡衣之糾勿聽彤襜之辭

取魚判

有人取漁輕車重馬或告非法訴有古義

對

彼何人斯漁以為事結廬逃境吟澤畔之風烟垂竿振緡盡河邉之歲月坐嚴陵之磯石芳餌長懸入尚父之蟠溪游鱗或躍始虛徐以在藻亦沉浄以逺蓮臨川之羡不忘入肆之求何逺殊野客之來獻匪曰猶賢類詩人之遊梁方聞起訟或告非法未見其宜採川樵山實庶人之攸利輕車重馬合古義其何傷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　宋　李昉等　編

鹵簿刻漏印鑑枕鈎門十三道

差羊車判一道　好長鳴判一道

引漏水判一道　得亡印判一道

獲古鏡判一道　斫街樹𡑞造枕判一道

造削判一道　削金判一道

好鈎判一道　皮判一道

戒豐判一道　私製九章判一道

衣貍製判一道

差羊車判

丁被差羊車小吏辭曰籍小年高

對

國章攸著人命是懸莫匪黎甿咸憑版籍設令齒貌則長其如名數不踰二十朝之大夫既不登於鴈行十五府之小吏亦何耻於羊車徒有訴於高年終無補於茲

日理宜小冠趨事短服駿奔陪晉后之行宮爰紆御女從衛君之過市長觀王人語事不關於奉公論職豈卑於陳力過爲辭費殊謂不然

好長鳴判

子弟好長鳴隣告是過聲

對

文物有章威儀以等式昭邦典將糾禮容鼙鼓戒宵發五通於神警金鉦節旅齊七步於軍氣由是吹豳擊土

載享原田奏角鳴鼙爰臧疑鹵簿蓋偏伍之為用誠子弟之能學籥章且誦古典猶施於樂言長鳴好為今日齜抵於隣告過聲本防於建國吹節何傷於習常肇此刑書終貽滅趾能拾功錄過無或噬膚金矢尚艱鍰罰奚詰

引漏水判

得甲引漏水於衞渠之下乙告違法甲云是金龍口吐轉注入渠法司以為虛妄科不應為不伏

對

七曜成文二儀不測聖人造理璿衡有用爲魯侯之金鐻胳合鬼神窺漢史之銅渾有探造化圭撮不謬玉節斯調晝夜必盡且規天地莫逃其筭登臺視朔覩雲物之必書拂琯移灰識權衡之有度惟甲名當典刻職在挈壺望朱鴈之在時見金龍之吐水雨霧時降波結霜盤之中晷刻相仍流泄衛渠之下在金徒之昧職徵玉典而可刑不應爲而匪爲甲無過也不應告而輒告乙

有罪焉請從罰杖之科以明抱箭之士

得亡印判

丙拾得亡印而用科罪不伏

對

車書混同聖德汪濊朝無刻印路不拾遺譎夫主司遂敢亡失靈龜迴顧疑曳尾於途中神散無依遽韜形於私室丙也行用實謂亂常湏寘霜科以懲日拙

獲古鏡判

甲遊嵩山獲古鏡文彩極異陳於縣縣宰因窺孥忽破

甲訴闕進令科誣罔

對

君子効官豈輕舉措下民編户須任指揮甲於維嵩得之古鏡究轉盤龍自多符彩翩翻鵜鶘是懐納用先皇銅印宜照舞鸞旋臨玉掌坐如半月昔年挂竹應寵全形今日黐菱唯看碎影裂非因墜是則難誣破不原孥欲尤誰過（一作尤誰過愆）但空桑之理尚且移人歷陽之都猶

聞化鼉况時經歷代固不可量物罕保常能無自損難為照膽理可緘心仍敢浮詞尚論闕進事同懟豕累匪厚顔何得牽迷公為嫁禍令科其妄終非愼罰

斫街樹癭造枕判

人有告木竒斫街樹癭云擬將造枕進金吾刻之

對

通衢四會竒樹衆欝布夏葉以成帷聳雲柯而似葢日来月往烏剥蟲穿或擁腫而不材未施功於匠石或輪

囷而載癭疑見題於杜預相彼木奇心規草竊揮雪鋒而斯就抵霜簡而何逃事有可通情或宜恕按以刑典恐多遠於獻芹原其情志夫何妨於進枕枕雖未造誠即可嘉伊此木奇造近生於意表欲伸芻議賞罰惜於愚衷請更研根以寬抑曲

造削判

丙居晉造削遷鄭而不良所由科罪訴云非地氣

對

聖人豐功明著能事作程無資於苦窳為度必禁於回邪俾夫粤鎛燕函人能為也宋斤魯削氣得良馬丙隸工人居肆事業鑪開夜火已流朱雀之輝竈發晨煙將視赤龍之術所以洗削之妙精奇於土風遷徙之殊理睽於分地鄭刀豈同於魯削難以厚誣周令將入於漢刑實邦中典覲乎獨斷未息群疑請寬書牘之辭謂審懸衡之要

削金判

甲為削金居其三或糾之曰欲新而無窮也不伏斷罪

對

精鋼既鍊器用爰備或賦斯一鼓或徵乎九金俾人興行其利則博贍彼甲也居無異聞四人各業夙承於良冶百工居事史列於周官而運思無窮成能有則光如濯雪豈徒陽劒之奇思逸言泉遂入青編之用雖用之日久若新發於硎妙符鉛錫之宜不假磨礱之助或人相糾深謂無稽而我有辭當從不濫

好鉤判

睦州刺史齊顗好鉤廣招巧工有能為鉤者賞金五鎰新安縣主簿錢本造鉤殺其二子釁之以致於顗從顗索賞顗不與云蓋是常鉤憑何索賞本乃抱鉤泣呼其子名鉤遂飛著父背刺史科妖妄罪不伏云有節前疑作聞

對

齊顗承榮梓闕作鎮桐廬化洽循良行聞綮戟情惟奇

古方欲好鈎未宜卲伯之風且效吳王之蠲錢本雕鐫擅美冶鑄標能盡思佯於宋弓窮神等於越劍纖形孕玉疑懸秦女之楼曲影分鈎不若任公之釣於斯殺子何謝燔妻既極巧工言邀重賞彼則識非辨物怪遼豕之從來此乃道涉幽通惜吳鴻之枉逝鍾心之痛纏結著背之應斯彰雖頻會於前聞終取驚於即事刺史學殊該博情懼妖訛莫酬呂相之金先寡疑陶公之璧初聞或疑孟浪當察理合推繩何者舐犢恩深將雛調切

自可慕茲攜劍聊追五月之歡豈得同彼舋鈎遽夭百年之命既虧天性須寘霜科請歸叢棘之曹速按鞭桐之罪

皮判

鮑人恃財信之而枉一方急有司繩其不任人云舉直錯諸枉者平急者正何患乎不任

對

周禮是視鮑人為常樹之列司成乎致用在革則虎豹

斯別為鄰乃犬羊不分眷也云時載理其職將以察其所以覿其所由引之而伸厚薄斯在信之而枉緩急自明或令雀弁之儀其服奚設烏澗之政取佩寧堪非為合度之資招其不任之責將議其失猶或有辭稱使枉者能平當亦化惡為善更請閱實然定攸宜

戒豐判

施道安有誡豐人給之是不祥物遂命棄之因取以告縣

對

惡盈好謙天人同道備物致用器象攸明作必有孚服以為度有而不珍越人何濊於章甫貴而見薄楚國詎信於方暉人之無良巧言斯搆殊魏瓠之奇質何生濩落之嫌異班扇之恩情徒假棄捐之阻且言行之表信德之符或人給之行可知矣竊物為譽信其謂何愚以見疑施氏有誚於矇瞽取為已有告人當坐於詐欺雖謂可珍得而送縣賞則及爾一作宜及刑其捨諸廢賞則無

勸將來置刑則有懲同惡名器不假斯之謂與

私制九章判

乙私制九章重等

對

車服以庸衣裳在笥豈宜鷸冠好聚不可繁纓以朝司服為官制章程而有數司儀辨等顧禮命而無違陳之公朝則斯皇可賦作之私室將有害而家既越人常且非君命妄從重等敢此輕然工歌遄死之詩士寘不應

之罰合於至當誰曰不宜

衣貍制判

或人衣貍製有司　云不稱其服

對

車服以庸威儀有節各得其所無相奪倫戰者先登昔嘗聞於貍製或人匪服今頗同於鷸冠苟慢經以背常固速尤以貽咎身之災也妖實人興刑其恤哉理在無捨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軍令門上十九道

執鐃失位次判一道　　挈壺挈轡不供判一道

載稻判一道　　誓戒判一道

請候降者判一道　　不受敵判一道

先登判一道　　斬將後殿判一道

戰勝作㪅器判一道　　克狄弩來判一道

獲五甲首判一道　爲將失禮判一道

旋凱獻俘判一道　獻捷稱其伐判一道

還生口判一道　獲俘衣之判一道

單醪投河判一道　受敵人藥判一道

將不迎制書判一道

執鐃失位次判

公司馬執鐃或告失位訴云不爽疾徐之節也

對

分命庶官各供所職有厥居守無相奪倫師貞文人或曜威而振旅政成司馬將作氣而利用則擊鼓其鏜執鐃以節尚遠（疑作表）盈竭無乖疾徐類援枹而可嘉何動擔而能擬或其失位訟匪有孚我則辯明訴乃無咎

挈壺挈轡不供判

律挈壺氏合挈轡以令之云官有守不供其事

對

甲兵用嚴班位在守慘不畏法是瘝乃官挈壺挈轡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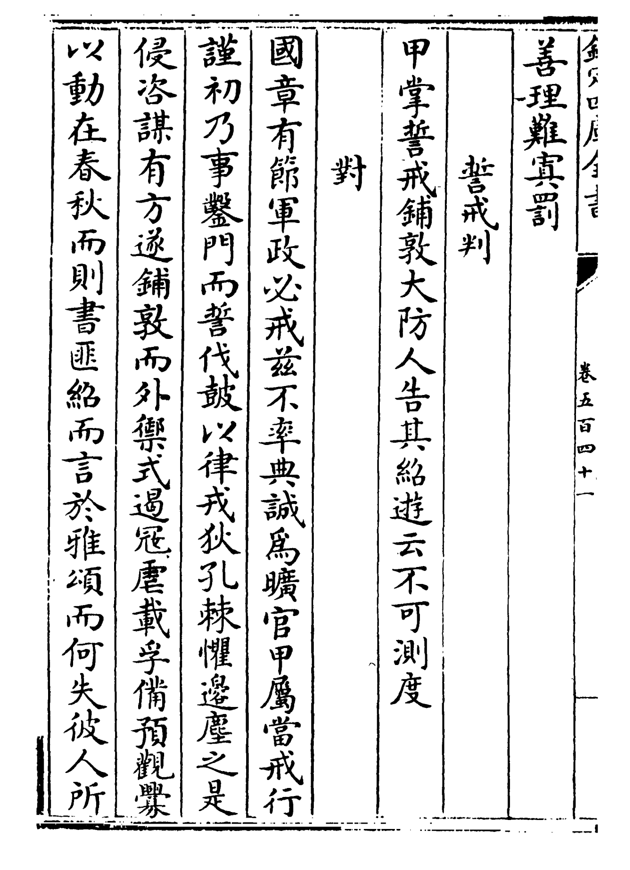
力同道軍井軍舍從事殊覩匪恪居於戎律遽倣擭於
侯度使介胄之夫云思拜井熊羆之將方解佩刀緊所
掌而有失故流毒之夫衆出晉侯於淖大夫且謂侵官
加韓昭以衣典冠乃為越事爾不還忌咎從自及

載稻一作養士判

甲為侯邑隣於虜每載稻與脂於車行孺子之遊者無
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居廉使奏飾情邀譽訴云
候其壯以威虜

對

介狄荐居緣邊鎮國有備無患則爲邦之大同使勇知方乃訓人之善者惟彼甲也雋兹利建食兼縣邑位列通侯密邇冠讐每惕不虞之至不一作無忘戒懼空思誘掖之仁載稻與脂惠雖存於孺子式餔且歠吾淺爲之丈夫何則政貴有恒弗惟好異仁稱兼愛無獨孩提徒必問其名居亦奚俟於丁壯絶甘分苦事雖均於越王小信未孚曾不酌於曹劌廉其邀譽法則傷深方乎詐



善理難寘罰

誓戒判

甲掌誓戒鋪敦大防人告其紿遊云不可測度

對

國章有節軍政必戒茲不率典誠爲曠官甲屬當戒行謹初乃事鑿門而誓伐鼓以律戎狄孔棘懼邉塵之是侵咨謀有方遂鋪敦而外禦式遏冦虐載孚備預觀釁以動在春秋而則書匪紿而言於雅頌而何失彼人所

告不亦厚誣勿得孤虚之竒無乖測度之道

請侯降者判

浙江西防禦使請侯降者御史臺守約而争云非功臣

對

襃德禄賢建封列爵以勸能者且旌善人惟彼輶軒是職防禦敷其七德耀以五兵故戎狄之人重譯來朝北闕蠻夷之類稽顙顧沐南薰使司欲以德招攜請封茅土憲臺以舊非心膂未許繁纓得失可知與奪斯在且

官不必備器無假人顧取則於周書無貽誚於漢法

不受敵判

安西使路中遇賊命其改所受辭不甘致死甲以死王事論賞所司以爲非因戰陣不合訴者不伏

對

刑典有常君命無貳臨危不撓視死如歸瞻彼皇華職思其任眷言青史誰其嗣之况西蕃小冦亂我邊境忠臣効節絶其姦詐使國之軍威得存乎信人之質直以

成其名事有類於鮮揚見稱晉代節無虧於蘇武不遺漢策斯乃一言可以興邦獨行可以振古宜申厚賞以勸不能何所司之見疑眛將軍之雅意訟端不息誠合其宜

先登判

甲先登死於霤下司馬三槌之輿之犀軒直蓋御史劾其專命

對

委質策名惟忠與敬苟失茲道未之前聞甲寔𩵚生情深義勇常思報効願納忠貞且預公徒寧懷於倒戟忝膺介士遂自於先登嗟爾狥名何期死政任患有同於丑父見幾則類於紛如左傳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難不越官我其懷矣死而利國爾實爲之何直蓋之先華俾懦夫之增氣生涯已謝魂魄焉依昔日求屍則聞五家之免今承寵命遽申三襚之儀優則未乖論且非當徵諸魯史覩推見賞於無存考以國章襚服豈聞於祈父勍爲專命對

將何辭御史頗得於彈毫司馬宜懲於出位

斬將後殿判

丙爲將斬將搴旗還後爲殿久而不至帥詰之云馬不進非敢後也

對

讓禮之本矜伐之賊大勇不鬬小智自私故范宣執謙其下皆讓宣尼垂訓欲速不達丙也出師自承王命被堅執鋭皆奉廟謀斬將搴旗莫非皇化雖聞拓地之績

未可貪天之功彼帥不仁責其後殿有詞則捨之可也詐善亦不猶愈乎

戰勝作彛器判

小侯戰勝作彛器銘功林鍾軍正訟言時有妨小侯云以示子孫不伏

對

天子令德名一作銘曰日新諸侯計功取彼凡獲永啓厥後無忘遠圖方展器於鐏彛果昭宣於篆刻所以懲其

不恪載此嘉猷何蕞爾之小侯敢招賢於大國雖出師易作師出以律其如尅敵之雄而救死何庸乃是因人之力同季孫之取惡且鑄齊兵聞臧氏之所言誠非魯德亦胡顏於燕翼遽有訟於妨時請從軍正之言以蔽林鍾之失

克狄弩來判

甲克狄邑長弩來有非寮者以有疑作其弩行軍吏執之云非事士也

對

弧矢所以立威征伐所以柔遠瞻言甲也利用行師奪長策以從戎俄聞獲醜遽前歌以獻捷方見勞旋惟彼非寮職居何等將守死以效節豈成仁而有渝謀之孔臧實曰有倫有義忠以明訓必也主亡與亡行爲晝室之謀坐爲刻吏之誥類伯夷之潔已不食於周同夙沙之策名何賴於皷主則辱矣士也何依既無二君之心宜遂匹夫之志

獲五甲首判

丙獲五甲首請𨽻五家御史按景干賞蹈利訴云鋭士

對

休明在時蒸人亡戰雖塞垣無恐猶勞禦侮之師而鋭士從戎理急策勲之典日者白蘭塵起紫塞煙飛無風而羗笛自吟有月而胡兵不去天子聞鼓鼙之響按劒興師將軍厲甲胄之容登壇受鉞丙以聲雄薊北望重關西斬將搴旗威推八陣屠兇執馘勇冠三軍盛績攸

聞戎氛自滅甲首五級功可傳於藁街請隸五家罪方掐於石室論咎雖云蹈利據理抑可酬功罰疑從輕景訴誠爲順理賞疑從重霜臺豈可置刑旣有司存請依彝典

為將失禮判

甲爲君之右令將卒取清有司劾云雖免君之難而失右之禮訴云若不欺軍安得不獲

對

危事不啻善敗豈亡苟能愛而盡忠何傷詐以兼智惟甲跡同丑父貌類頃公立於戎馬之前應識被廬之術進則思賞退則圖全擁鐸拱稽初言以律靡旗亂轍俄見覆軍方知處死之難期於隕命之禮梅林止渴蓋是從權竹簡議刑將何勸善免於軍難亦曰師貞殊不知索彼車中范睢以遠降之城下紀信空存宜表洋洋之人以旌趑趄之列有司見劾無罪可書

旋凱獻俘判

軍旋凱獻俘毛有二者執法止而劾之軍司云拔距石者

對

兵居死地百戰功宣將鑿空門三軍獻凱度關山之月橫笛吟秋驅隴路之風長旌曳晓實賈予勇寧老我師告捷攸屬獲多斯舉故得繫頸請命不以懸首為威亭障罷警邊城偃柝十角摇鼙二毛就擒徵古可縱在今莫捨既負投石之力允當操袂之來執法劾止未諧通

議請依軍見得謂其宜

獻捷稱其伐判

河源使獻捷騾稱其伐

對

師克在和軍政以順將敷奏其勇何求掩於人以為司馬出征君子於役即戎禦寇初利於九征執訊獲醜俄獻於三捷式宣王命大殪戎師而悉引厥功以為已力横草可重坐樹無聞方飲御於諸友遂颺言於執事同

郄至之稱伐非范宣之能讓攻戰必取欲先二子之鳴班列不同終在七人之下聚為怨府職在亂階蓋是速戾於爭功實乃包羞於閱禮不可在位何以佐軍

還生口判

得甲為平盧小將軍軍中有擒得生口者盡還之節度使欲加兵罪云古之名將亦有如此者

對

獲則必取兵家舊法捨之一作以從權伐國新意惟甲早

從師旅久戍邉庭將立大勲以圖貴位爰從是役得展其謀於萬人之中力能獲醜用七縱之術志在平戎是則捨此一家將來九族果取其國何止於鄉類孔明之用師威懐蠻長同叔子之居鎮德服吳人皆呈輔相之材明於制度誰謂褊裨之任暗合前規節使屬當戎行未知軍要此宜論賞翻欲加刑由是觀之罪有所在

獲俘衣之判

乙攻城獲俘衣之或以為非曰使其如歸

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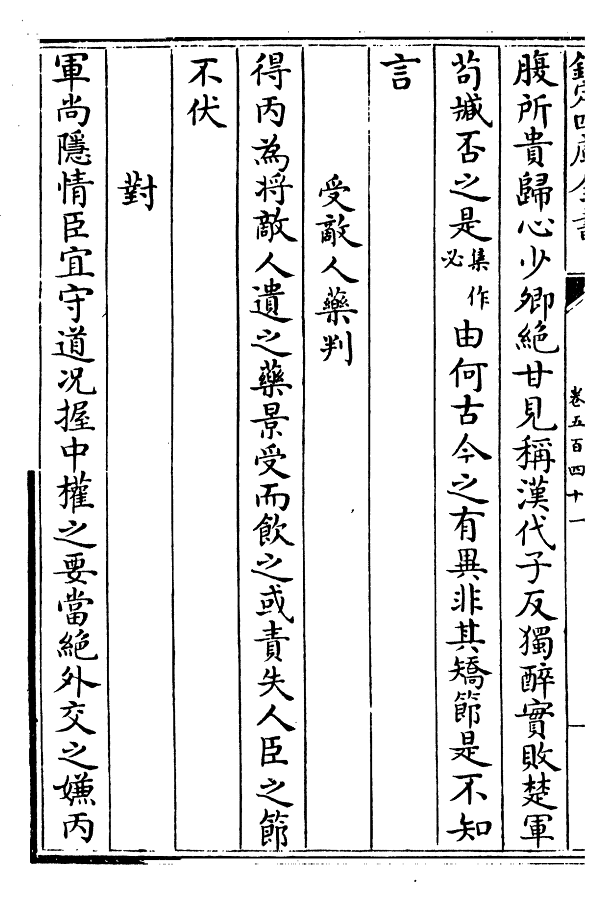
德以綏邉仁惟克敵必將制勝是曰能賢乙出師以和攻昧以順戈矛雲合士卒星馳既左旋右抽期一月三捷人思懸布軍以獲俘以為安忍無親黷武無烈作其令主徵治夫之謀費還其侵地善羊枯之取吳則寒者衣之人遠叛於南氏歸乃有所城亦復於季孫美績可書策勲宜賞彼或非者徒測海而多愧爾有詞焉固包荒而無怍

單醪投河判 單集作簞下同

得甲為將以單醪投河命衆飲之或非其矯飾甲云推誠而已何必在醉

對

將主軍情酒存人欲推誠之義必在於均飽德之文不專於醉甲寄分外閫令出中權九醞投河義由獨斷一瓢飲水惠在同沾儻師人之多寒恩逾挾纊如戰士之載渴功倍望梅分少以表無頗和衆寧宜及亂豈資滿



腹所貴歸心少卿絶甘見稱漢代子反獨醉實敗楚軍苟臧否之是（集作必）由何古今之有異非其矯節是不知言

受敵人藥判

得丙為將敵人遺之藥景受而飲之或責失人臣之節不伏

對

軍尚隱情臣宜守道況握中權之要當絶外交之嫌丙

受命建牙遇敵飲藥直雖可舉忠則不知且事君在公訓旅貴信失人臣之節爾豈自明惑士卒之心吾將安仰況兵惟尚詐人不易知同饋醪而無他推誠猶可茍毒流而不察雖悔寧追無謀既昧三思不伏恐涉貳過勿疑以飲徒狗陸抗之名未達而嘗且墜宣尼之訓是違師律難償隣言

將不迎制書判

得甲替乙為將甲欲到乙嚴兵守備不出迎發制書勘

合符以法從事御史糾其無賓主之禮科罪不伏

對

師律貴貞兵符示信苟未會合敢忘戒嚴乙奉中權甲承後命推輪相待（集作代）言赴及瓜之期束甲自防猶軫前茅之慮且信惟守器權在隱情符節既未合同軍衛如何儆警所宜遠慮安可狥私闕於將迎雖乖主禮完其守備是叶軍謀無責建牙恐非直指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二至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録監生臣劉文耀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軍令門下十九道

知謀判一道　以囚爲前鋒判一道

棄子判一道　愛子爲賊所執判一道

擅發兵判一道　矯節用兵判一道

軍副别屯斬人判一道　司馬斬嬖判一道

死政判一道　輕過罰甲判一道

恤士判一道　勇壯踰羽林亭判一道

立功流例判一道　背侍從征判一道

復矢判一道　武用文士判一道

夜進單判一道　邊將無勇判一道

犯專殺判一道

知謀判

甲爲邊將私布渠答仍減防兵御史糾其傷財惰職詞云旣禦邊寇復息邊人輙欲論功不敢當罪

對

敦陣整旅必務成師正合奇勝亦資制敵苟取強於技擊豈見責於軍旅惟甲推轂總戎請纓爲將仲升投筆方期燕頷之封馮緄發笥且得虵文之兆於是閑途伺敵減戍恤人渠答爰施践更斯遣賦晉臣之一鼓俾困蔟蔡削漢卒之伍符佇歌杕杜虜塵坐清於北野公問寧候於爪期誠可論功孰宜書罪且如器械爲費用不假於千金士卒獲休功乃逾於三捷止戈若稱惰職棄

甲何所論刑執簡是苛失言斯甚雖疾惡為事叔孫誠得於指極而見善則遷子夏自宜於投杖舍而勿問斯則為然

以因為前鋒判

甲受律討不庭以因為前鋒薄威去備人告失軍容云先者之法

對

古之用兵抑為制勝或以柔遠或以伐謀逸乃楚因其

來報也無扞樵採亦我誘焉果而稱師特縕權决不潕之險隘不邀之未濟而壯士曲踊於幕庭將軍下矢而鳴鼓豈止血刃當觀繫停亦有藏地勢之間用人謀之運右廣初駕左輪朱殷犯圍蹈鋒中䖏誠果衿甲面縛釁鼓縲囚列之前伍以待後殿而薄威去備敦陣振旅使戈旌霜指耀征壘而銜喉斂氣風趨駭轅門而籍骨於惟勝敵亦爲奇兵何失軍容更成餘議

棄子判

受命攻城在城中曰將誅孺子報云必與我飡之或以其不義

對

受命啓行有死無二雖因義以制令寧以權而滅親斷布重城先期賈勇析骸懸釜冀以論功食子自同於樂羊純臣多慙於石碏與其廢禮傷愛豈若狥節忘恩旣覆醢以稱仁何請羮而遺我告爲虧義誰復間言情則不經古亦有素

愛子為賊所執判

乙有愛子爲賊所執因以登樓就乙求貨乙旣不許而促兵進討所由攻之并子亦死御史劾棄子嗇財不可爲訓不伏

對

君惠於臣父愛其子蓋稟天性豈直物情事或不可義將何若乙以忝列藎臣合輸貞節言念幼子痛自關於防閑欽奉大邦懼乃撓於法制若執人以求貨皆罄室

以全生則因循而來虜掠何笑欲求苟免之道恐貽嫁禍之愆所以促兵冀其盡敵雖喪克家之子終成輔國之臣大義滅親且類橋玄之操深仁濟物奚取卜商之慈効以醫財將何沮勸

擅發兵判

甲奉使副討罪擅發兵殺康國王執事加賞或非之

對

臨變有謀始聞勝敵興師擅兵一作無律終以臧凶甲受命

以行覲釁而動輶軒始發將遂使於四方臨衝載馳遂收功於萬里殊傳介之客旨因取樓蘭若陳湯之矯制更夷康國況今偃草息馬綏戎糾華奚貪一夕之勲遂侈一作多三軍之事雖掠美以自滿終嗇禍而難封執事念彼武功以爲勇爵或人思我王度方循政典苟示化以狗物無忘經以敗常將爲後圖是亦爲政

矯節用兵判

矯節使邉連諸國有難遂以兵草平之議不加賞

對

受命以出惟德之恭見可而行亦仁之勇矯節何者從兹使乎凤駕載馳異將軍之授律飲氷言邁迷邦國之交讐同楚君之用兵且聞覲釁殊羽父之能請因見出師爰發干戈以祈爾爵克寧邉鄙肇敏戎功事貴一作實從宜賞期當物必也不虞或至拒寇爰來滅虜地之煙氛息漢庭之烽堠專則可也賞宜及之如或胡塵自飛我疆不聳空勤遠略終匪臧謀苟免戾而已多何議功

之敢望進退二理庶乎一隅

軍副別屯斬人判

丁爲軍副在別屯輒以法斬人主將奏誅之訴云專軍別將不在部曲於法不合罪

對

天討有罪成師以出注意於將禀命不威丁任既干城寵亦受脤非以惠敵期於伐謀屐武人之貞居元戎之副執訊獲醜義非喪律有虔秉鉞誅在明刑議七德以

不傷爰九伐而何害主將不能命之以狗分謗生人方欲糾之以違篤責軍簿奉車都尉雖謂專而請誅龍驤將軍固違令以告捷況斬之以法乃非狗私副在別屯異於擅殺欲加之罪無以為詞

司馬斬嬖判

甲與戎戰司馬曰所遇有隘毀車以為行甲所嬖校尉不肯司馬斬之以狗軍正奏其專殺

對

受命以出一鼓作氣惟師在和七戰皆獲覩釁而動者謂之軍志相時設教者是謂武經甲維理戎興茲薄伐司馬决勝以先啓行彼徒我車懼其侵軼鑿門受脤陳其教令旣遇隘而難進請爲行而制敵校尉不肯斬之奚傷違其毀車有類荀吳之嬖是稱亂命以戮晉卿之僕奏以專殺斯則不然

死政判

死政之老求廪食乙以其無所歸供以閒粟

對

功立於時身有寵祿政死於國家備哀榮至若羽林孤兒且不遺於漢主膠庠養老猶見恤於周人雖廩食或求而閒粟是用法所當得昔嘗稅於闗門無若我何今處擠於溝壑既受一夫之粟何慙七子之居惟乙所供理亦為當

輕過罰甲判

士門使輕過移甲兵按察使糾之

對

制刑閲實勿替前明一作典詰罪理軍必條隱令將輕過而悦使同寄令而宥人雖疆埸無虞而蜂蠆有毒欲觀攻取必資甲兵謫以分金嘗聞管氏入茲束矢復起齊邦師古可權士門之良圖維允倚法以削按察之糾謬何深理貴平反寧聞伐善

恤士判

得甲爲將卒有患癰甲吮之卒母哭而訴甲將殺其子請罪之甲不伏

對

總戎之寄爰比善於穰苴受甲之徒忽方疾（一作病）於荀偃均其挾纊始勉三軍惠以吮膿方憂七發佇晝佳兵之力坐興慈母之哀非轂哭於敬姜實先悲於蹇叔以父觀子固旋踵而無期諭（一作論）將綏兵乃推誠而有及預起三傷之慟雖欲防明深詳七萃之謀寧宜見罪

勇壯踰羽林亭判

丁爲羽林將超踰羽林亭樓或止之辭曰試弁（手搏也）而

已仰斷

對

天生蒸民稟氣各異國徵武士以壯爲先惟丁力冠圉人勇過延壽因材官以効職列羽林而爲將恒拔距以習戲樂彼從戎乍超樓而自矜聊爲試弁各適其適亦謂合宜有能不能奚爲見正

立功流例判

執戟董元於閤敬下立功流例七百人並跳盪功叙録

咸依元格酬勲賜階准元軍司削階不入五品

對

董元藝極穿犀官參戴鶡言思報國即此臨營冒矢前驅爭爲跳盪交鋒直進詎肯遷延忽逢蛺蝶之兵遽一作遂掃螳蜋之卒摧兇殺敵已立殊功準格疇庸例昇榮級前闕已蒙褒錫後送獨被稽留旣申橫草何能倚樹但今將一作時執戟雖切披陳曩日橫戈且知優劣旣言功薄明即効殊懸登執贗之階慮動續貂之刺

背侍從征判

王靜母年八十身充侍丁弟順名預軍團點從征鎮靜稟母投募陷陣有功順戀母背征據法應罪縣令以靜闕養以順稟軍俱追勘當各科其罪靜云情存狥國順云意在懐親旣並有詞令不能斷

對

効命捐軀式標於盡節冬温夏凊載竭於因心靜母西日沉榆氣息奄奄順弟南風吹棘兄弟怡怡咸承大被

之恩並藉高堂之慶靜之充侍須崇扇枕之方順乃從征宜著橫戈之績豈期兵交白刃侍丁爲報國之臣饌躍赬鱗征客作安親之子或移忠入孝或狥國違家忠孝不可俱全國家終無暫闕投筆以去狀既不合論辜

一作功

戀母而還法亦無煩寘罪銅章既難推劾玉律須有哀矜請俱釋於九章庶並從於三宥

復矢判

劉諾家有喪登車轂用箭復寵人告越禮

對

精氣爲物聚極則散遊魂爲變死而有指歸地歸天人皆共盡在師在旅禮則從宜若道屬多虞時因喪律勁王狗國載居鋒鏑之中委骨捐軀但非歌哭之處既覩亂麻之積爰崇復矢之儀亦同蕢尚在途畫宮受吊仲尼於館脫驂有請雖流千載之聲並是一時之事眷斯劉說有興邾人稱是家喪胡申戰禮罕遵升屋翻比登車驗古有殊論今莫可科其越禮雅合彝章

武用文士判

得軍帥選將多用文儒之士兵部詰其無武藝帥云取其謀也

對　　白居易

亡身死藝（集作志身死節）誠重武夫制敵伐謀則先儒士將策籌而可尚奚騎射而（集作之）足稱軍帥明以知兵精於選將以爲彎弧學劒用無出於一夫說禮敦詩道可弘於七德功宜保大理貴從長若王師之有征以謀則可苟

戎畧之無取雖藝何爲况晉謀中軍選於義府漢求上將舉在儒流豈惟我武惟揚誠亦斯文不墜元戎舉將未爽能軍兵部執言恐爲辱國集作德

夜進軍判

得乙爲軍帥昧夜進軍諸將不發郤罪之辭云不見月章

對　　前人

表旗示信戎政貴明在九章而或乖雖三令而惟反乙

是稱戎帥未達軍容奉明罰之詞無閩月㨗用潛師之計方事宵征徒欲董以爪牙曾不明其耳目况將經武必在昭文夜號未申㧓集作有虞固宜不進月章莫舉毀櫝自可當辜訴非失辭責乃過聽集作當罪

邊將無勇判

得乙爲邊將虜至若涉無人之地監軍責其無勇畧辭云内無糗糧外無犄角

對 前人

封疆貴安伍候尚謷苟不固吾圉則速即爾刑乙登彼將壇鎮於邊壘誡可戒嚴趨集作走集罔有敵於我師何乃啓納寇戎若無人於吾地是昧安邊之畧信貽失律之凶權勇蔑聞罪戾誰執如或寇强師老食絶城孤期盡敵而還且勤於堅守苟知難而退猶愈於覆亡宜矜犄角之辭難議建牙之罪

犯專殺判

得丁將在别屯士卒有犯每專殺戮御史舉劾訴稱曾

受棨戟之賜

對

將非處右莫敢示威或在别屯則宜專命丁位雖佐理分以戎行執專征之權錫弓於周典操司殺之柄受棨於漢儀旣有令而必行信無瑕而可戮實握兵之能政奚執簡之舉違如或稟命於連營畏子不敢今則分部而賜戟無我有尤宜崇魏絳之威勿議秦彭之罪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二